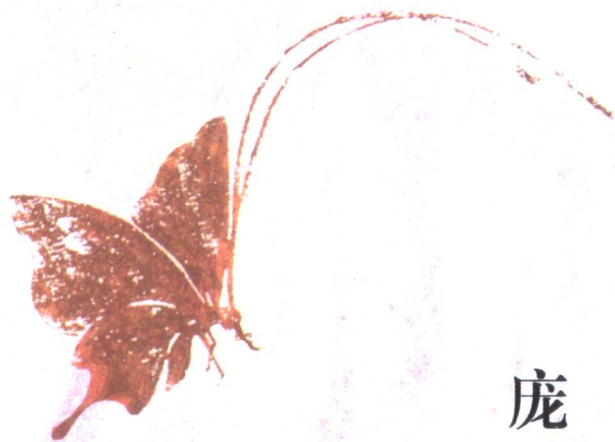


红尘男女

庞瑞垠 著



恩怨情仇，悲欢离合，人生几何？灯红酒绿，男欢女爱，情归何处？拾掇当代都市人的心灵碎片，寻觅金钱社会里的精神家园。



庞瑞垠 著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红尘男女/庞瑞垠著. —南京: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04. 2

ISBN 7 - 5399 - 1992 - 2

I . 红... II . 庞... III 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 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91138 号

书 名 红尘男女

作 者 庞瑞垠

责任编辑 朱建华

责任校对 杨 梅

责任监制 刘 巍 张莘莘

出版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(南京湖南路 47 号 210009)

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(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)
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印 刷 徐州新华印刷厂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

开 本 889 × 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13.875

字 数 35 万

版 次 2004 年 2 月第 1 版, 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7 - 5399 - 1992 - 2/I · 1878

定 价 25.00 元

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寄言尘世客，何处欲归临

——王维

人生一世，情之一字

——民谚

——

失恋之后，方毓眉的心一直备受折磨和煎熬，那是她的初恋，长达几年的爱情长跑呀！这一页已无可挽回地翻过去了，可她总难以忘怀，只要瞅一眼她那柔美元润的下巴瘦成桃儿尖似的，便晓得最近她是怎么艰难地走过来的了。尽管如此，她还得上班。在她供职的东方纺织品进出口集团公司，她是众所瞩目的人物，这倒不是她长得倾城倾国，而是经看耐看，尤其是嵌在眉心的一颗米粒般大的朱砂痣着实惹眼。在这数百人的大单位里，别的女孩三个五个不来上班，大伙儿无所谓似的，仿佛可有可无。惟独她一天不露面，便有人打探起来，其中有男人也有女人，说不准是啥隐秘的念头在作怪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，那就是她的清纯可爱，随和大方，还有她的善良坦诚，使得人人都跟她投缘，即便是个别暗中嫉妒她挤兑她的人，也都跟她套近乎，装得哥儿们姐妹似的，扯东道西，嘘寒问暖。她呢，从不揣摩别人肚里装的是啥，该怎么做还怎么做。这些日子，照样把一头飘逸的头发收拾得乌黑发亮，扬着她那明媚的脸，溢着她那灿烂的笑，边跟熟人打招呼，边跨入东方公司自动开启的大门，上楼趑入写字间，准时准点忙开来：打电话、接电话、发传真、操作电脑……有时客户到了，事情紧急，便搁下手中的活，把桌上的资料拾掇一下，一转身翩然下楼。忙啦，事情总像没完没了，以至于一周总有一两个夜晚要加班，却听不到她有什么怨言，仿佛已经习惯。若说她是工作狂，玩命地在为东方公司创收，她则嗔道：烦，我可没那觉悟。当然，再怎么忙，也有属于自己的空闲时间，她喜欢上网、喝茶、跳舞、打保龄球，逛夜市兴致尤浓，在目不暇接的购物中心或装潢考究的精品屋里，观赏、挑选时装、

化妆品和工艺挂件、佩饰什么的，她觉得挺有情调。可是，最近，她再也没有这份闲情逸致了。下班后，要么像患了梦游症似的在大街小巷漫无目标地转悠，要么干脆回到宿舍，灯也不开，让黑暗和寂寞吞噬着自己，她知道这不正常，却没法摆脱，她渴望尽快结束这近似病态的生活。

方毓眉在“东方”下属的销售公司做事。昨晚，外地来了一个客户，跟她洽谈向西欧出口皮货的事务，上个月，她去过这乡镇企业，发现成品有几项技术指标不合格，讲好要返工重做的，而且限定了交货时日。可是，这人带来的几件不同款式的皮装样品，虽然有所改进，仍不能达到出口要求，这让她很恼火，气得半晌说不出话来。

干嘛要抠得这么厉害?! 来人讷讷地说，不就有点遗憾嘛，遗憾产生美，维纳斯知道不？谁能说因断臂而影响人们对她的欣赏和推崇呢？

这是服装而不是维纳斯！她终于爆发了，疾言厉色，哗哗地抖动着眼前的皮装，冲着那人说，这种货色我能让它出口吗？倘老外见了，不但要退货，还会因为不能如期投放市场而提出索赔。索赔，你知不知道？我赔还是你赔？当然是你赔。而且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如此不讲信誉，势必使我们断送一家重要的客户，影响“东方”外贸指标的完成，这一切你考虑了没有?!

那人不再吭声，随行的一位女士却开了口，说：方小姐，恕我直言，您把事情的性质夸大了，“东方”跟那家意大利老客户已打了多年交道，它在中国的代理商我也见过，没那么难说话，关键在您的周旋和照应。这位巧舌如簧的女士说着从拎包里取出一叠钱递到方毓眉面前，方小姐，您就包涵点吧！

少来这一套！方毓眉将钱推开说，你们必须按时按量按质完成交货任务，否则，一切损失全部由贵厂承担。说罢，转身离开了宾馆。

哎哎，方小姐，我们能不能再商量商量？身后传来那人绵软的苏白。

方毓眉头也不回，一径上了人行道。城市正以空前的速度蜕变着，街上声色犬马，流光溢彩，撩拨着人的种种欲望。秋深了，晚风阵阵透凉，方毓眉的头脑好像清醒了许多，她想起刚才跟客户的冲突，是不是自己有些过分？以前可从未有过这种现象，这是怎么啦？她愈想愈烦闷，真想找个地方发泄一番，走着走着，不经意一抬头瞥见街对过一家迪厅的霓虹灯闪烁闪烁，她像被一根绳子牵着似的越过天桥进了迪厅，加入了蹦迪的人群，灯光迷离，人影幢幢，辣妹那挑逗的、极富穿透力和震撼力的嗓音俘获了迪厅里所有的人，方毓眉久违了这种场面，但很快就找到了感觉，随着音乐节奏的变换蹦跳腾挪，场上的气氛愈热烈，她跳得愈带劲，不间断地一曲接着一曲地跳，她大脑里一片空白，什么也不想，由痴迷到近乎癫狂，那头黑亮的长发像飞溅的瀑布随意飘洒，吸引了无数羡慕和贪婪的目光，时不时有人邀她共舞，一张张谄媚的笑脸，一句句诱惑的言辞，她仿佛毫无察觉，反正来者不拘，跟谁跳都行。她已没有时间概念，也从没想去看一看手表，直跳到脚下打飘站立不稳，才由别的舞者将她搀扶到沙发上坐下。许多人围着她，有人向她奉献一杯热饮，有人给她端来一碟腰果，还有人递给她剥了皮的香蕉，对这些陌生的面孔，她一再道谢。几点了？她问道。凌晨两点。一个沉闷的声音应答。这时，有一只手臂搭在她的肩上，她一惊，可她既未推也未闪，而是嫣然笑道：太晚了，明天还得上班哩！说罢她欲起身，可是，肩上的那支手臂越发沉重了，而且将她往怀里拉，她想，遇到麻烦了，恨不得扇他一个嘴巴。可是，这样肯定更糟，她平稳了一下心绪，也斜着那人说：先生，与您共舞，觉着您很绅士，很懂得尊重人，您现在这样，这迪厅我真不敢来了。

众人的目光聚焦在这个焮了一头黄发的青年身上。他有些不自在，薄嘴唇里挤出一声短促干巴的笑应道：好，我再绅士一回。

说着拿开他的猪爪，旋说，小姐，请留个电话，我们再约。

抱歉，我在保密单位工作，电话不对外。方毓眉扯了个谎，不过我喜欢蹦迪，还会再来。说罢，她起身朝门口走去，几名舞者前呼后拥，她不知还会发生什么事，不管不顾地来到街边，未料，几名舞者人人要当护花使者，说是送她回家，他们互不相让，争执不下，以至骂骂咧咧，推推搡搡起来，觑个空儿，方毓眉赶紧招了一辆的士，车未停稳，她猛一拉门，闪身栽进后座，的士绝尘而去，把一拨争风吃醋已厮打起来的爷儿们远远地抛在了后面……

回到住处，方毓眉有种劫后余生的感觉，想想都有些后怕，倘若再延误一分钟，保不准那拨爷儿们会因她而玩出命来，或者将她劫持，弄到一个什么地方将她操了，类似的事在这座日趋浮华，光怪陆离，出没着黑恶势力、骗子、妓女和引诱者的城市已有过多起，往后夜间出去真得格外小心了……她这么想，精神一直处于异常紧张状态，需要放松一下，遂走进卫生间，电热水器开着，保持在恒温状态，她宽衣解带，打开莲蓬头对着自己喷洒着，水流在凝脂般的胴体上，像数不尽的小溪欢快地流淌着，又像无数温软的小手在她周身轻柔地抚摸着，她闭着眼睛，缓缓地转动着身子，让水流摩挲不同的部位，渐渐地她有些难以自持，双手不由得活动起来，下意识地却不可避免地触及到一些敏感处，她喘息着并发出“噢噢”的低吟，她感到骨头像散了架似的，却通体舒泰。倏忽，她抹去壁镜上的水雾，欣赏起自己来，以前洗澡时也照镜子，但并不用心，惟独今天，她像是第一次发现裸着的自己竟是那样美，宛如安格尔的名画《泉》里那个裸体少女，她自诩绝不逊色。明洁的形体、纤柔的线条、匀称的比例，恬静、典雅，抒情诗一般，她感到青春是如此美好，生命的价值在张扬，简直达到了至善至美的境界，一天来的烦恼、不快甚至愤怒，在美的面前早已逃遁，失恋的困扰也已不复存在，她有些陶醉，调皮地用手指戳着镜子里的鼻子，娇嗔道，你呀——，而后吃吃地笑开来。她已被自己这种罕见的感悟喂饱了，

浴罢就钻进被窝,不一会儿就睡着了。

这一觉睡得很沉很香,没有梦的困扰,直睡到翌日午后,才被一阵不成调的贝司声吵醒,声音来自楼下,贝司手是个二十多岁的男孩,她见过,工厂倒闭下岗在家歇着,因承受不了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而变得神经兮兮,也不知从哪里弄了把破旧的贝司,每天下午总要嘶哑地弹上一阵,跳动的音符杂沓零乱,说白了就是噪音,而流泻的却是无奈、哀怨和愤懑。方毓眉最初也嫌烦,甚至下楼劝阻过。可是,当她得知此人的经历,深深的愧疚和巨大的怜悯让她的心一阵阵抽搐,她真诚地向他和他的家人表示了歉意,此人却无所谓似的,冲着她傻笑,脸扭曲得像只干瓢,方毓眉看了像自己得了神经病般地难受。贝司依然日复一日地弹着,她渐渐也习惯了。乐声总在午后三点响起,时辰不早了,她的疲乏已经恢复,觉得少有的轻松,旋下了床,扯起窗帘,外面正飘着玻璃丝般晶亮的雨,万象阴霾,空气潮湿,天空像罩着硕大无朋的灰色卷幔,忧郁忽又压迫起心胸。她并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,自会调节情绪,于是,打开CD机,装入朱哲琴的唱片,戴上耳机,她一直喜欢朱哲琴虚无飘渺、空灵且带宗教意蕴的歌。过去,每当CD机打开,她便情不自禁地跟着朱哲琴唱起来,她的心也立刻变得澄明,今天却找不到这份感觉,那首最富朱哲琴个人魅力的《天唱》都没听完,就把耳机取下,她茫然地环顾房间,感到这屋是呆不下去了,于是拿起雨伞,“笃笃笃”地下了楼便像热带鱼似的在都市汹涌的人流中游弋起来。但她并不彷徨,而是认准目标赶往“诺亚方舟”,这是一家有名的单身白领俱乐部,内设茶坊、酒吧、KTV包间、舞厅,甚至还有棋吧,价格不菲,但服务到位,氛围也不错,她来过。

今天她没去舞厅,而是去了茶坊,里面的墙壁、桌椅都是竹子打制的,古朴雅致。正面悬挂着一副雕刻后填以石绿的竹板楹联:泉甘器洁天色好,坐中拣择客亦佳。原是欧阳修的诗句,竟陡然间提高了茶坊的品位。方毓眉拣了一张小圆桌,尚未落座,服务小姐

就过来了，她要了一壶龙井，她不喜欢宜兴紫砂茶具，要了景德镇的素瓷，这样便可观察杯中叶片的翻卷，欣赏茶色的空明，她不紧不慢地啜饮着。

茶坊里人不多，大概是雨天的缘故吧，她没碰上一个熟人。让她好奇的是，斜对面，隔开三张茶桌坐着一个五十开外的男人临窗独啜。一般来说，来这儿消费的都是年轻人，他怎么也来凑热闹呢？莫非也是单身？方毓眉细细打量起来，但见此人有着一张瘦削的脸，喝的是盖碗茶，兑水之后总捏着杯盖在杯口轻缓地推着，一遍又一遍，氤氲的水汽若明若暗地荡漾着。稍后才浅酌慢咽。搁下杯后，又将烟递到嘴边，吸得不猛，而且不吸的时间比吸要长得多，不吸时，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捏着烟，让它自燃，他则看着缭绕的烟雾凝然不动，老和尚入定似的，神情相当冷漠。他的脸膛上还不见多少皱纹，但灰白的鬓角写满了沧桑，偶一抬头，那深邃的目光，锐气十足，透露出山高水远的大家气派，这样的人身上一定有不凡的故事吧！他也是个孤独者？也来此排解心中的寂寥，寻找自己的另一半……方毓眉想过去跟他聊聊，可是怕他的冷漠，那冷漠一直罩在他的脸上，她怕抵挡不住，更怕他的目光，他似乎能洞穿一切，她担心一旦被这目光逮住，就别想逃走了，这样一琢磨，她终于稳住了自己，兀自喝着龙井。

方毓眉——蓦地，一个清脆的声音在叫她。她掉头一瞥，见是大学同学欧阳屏，臂上还挽着一个男孩。

别拿这副眼神看我。欧阳屏感到了方毓眉的疑惑，嗔道。倏又向男孩介绍道，我的大学同窗方毓眉。继而瞟了一眼男孩，告诉方毓眉，我的同居伙伴。

你……方毓眉有些吃惊，却没说下去。

噢，我们是无性同居，懂吗？欧阳屏嫣然一笑。

嘿——方毓眉也笑了笑，不置可否。

走走走，我们去酒吧，到那儿我再跟你解释。欧阳屏不由分说

拉着方毓眉就走，临出门时，方毓眉飞快地也斜了一眼那位“山高水远”的男人，他依然捏着香烟在沉思，仿佛一尊神秘的石雕。

酒吧里的气氛比茶坊要热烈得多，空间流淌着中国西部风情的乐曲，让人感染着生命的躁动。一名服务小姐轻风般地飘了过来，对着欧阳屏的“那一位”问：先生，喝点什么？

方小姐，您喜欢人头马 VSOP 还是轩尼诗 XO？“那一位”问道。

欧阳屏“啪”地打了“那一位”一下：拿了两个稿费，烧包啊！毓眉只喝干啤。她朝服务小姐吩咐道，我们都来干啤，三瓶。

方毓眉一头雾水，“无性同居”是什么意思？听欧阳屏的口气做派，不就像个女主人嘛！只是欧阳屏不开口，她不好探究别人的隐秘。

现在该我来解开你的疑惑了，毓眉你可得仔细听，没准，你也来次实验。欧阳屏说，哎，你觉着没有，城市愈是繁华喧嚣，人就愈是寂寞孤独。我不像你，单位有宿舍，而单独租房又太贵，于是，只好找一个寂寞的男人合伙，两室一厅，有合有分，这叫男女搭配，住着有味……欧阳屏格格地笑着，我们同居着并实惠着，美丽着并快乐着。说着她推了推“那一位”，你说是不是？

没错。“那一位”笑着回应。

你们就不触电？方毓眉忍不住地问。

同居而不涉性，我们有口头协议。欧阳屏说，起码三个月下来迄今还没涉性，至于今后如何，那要看缘分喽。

对，任其自然。“那一位”说。

你们这样，就不怕派出所干预？方毓眉吸了口酒，端凝着欧阳屏。

城市沿习多年的做法只要缴了租金，就对房屋享有使用权了。欧阳屏边向杯里兑酒边说：谁也没有规定合租一套房者必须是同性，法律没禁止的，就是合法的。

这倒也是……方毓眉点了点头。

再说,都九十年代了,我们的社会胸怀变得开阔而宽容,这也算文明进步吧!“那一位”推了推镜片,似乎对自己的领悟颇为得意。

瞧他,出言吐语总不忘朝主流意识靠拢,到底是记者。欧阳屏笑着说。不知是揶揄抑或欣赏。她看着方毓眉,说说你吧,还跟邹珺耗着?显然,她知道一点方毓眉恋爱的事。

拜拜啦——方毓眉懒散地应道,当着记者的面,不想实情相告。

怎么回事?他变心还是你变心?欧阳屏眉心紧蹙着。

这怎么说呢?方毓眉叹了口气,反正两人越来越生疏。

你们相距千里,总不在一起,疏离生变呀!欧阳屏怜惜地将方毓眉揽向自己的身边。

这不是主要的,关键是生活理念差异太大,没法消解。方毓眉故意把假象当做真话说。

怎么个差异?说说。欧阳屏的“那一位”插话。

刘柳,咱姐妹俩说话你别打岔!欧阳屏的眼梢瞥向男孩,毓眉,赶明儿咱俩再聊,今天就扯到这里。她举起酒杯,来,干!

何以解忧,惟有杜康。刘柳“砰”地和两个女孩碰了杯。

方毓眉抬腕看表说,啊,晚上公司还有点事,你们玩,我就不奉陪了。言罢,离开卡座走出酒吧。

来到大门口,她犹豫了一下,旋又趑进茶坊,原先见过面的茶客还有几个人在,只是,那位“山高水远”走了,他的位子空着。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?何时走的呢?还会再来吗?……方毓眉的头脑里冒出一连串问号,我怎么跟欧阳屏他们泡那么久呢,哪怕中间觑便过来一下也好啊……她愣了片刻,摇了摇头,自言自语:莫名其妙……

二

尽管自己觉得莫名其妙,翌日晚间,方毓眉又来到“诺亚方舟”泡吧,自然是喝茶,可是,她没再见到那位“山高水远”的长者。噢,昨天是下午看见他的,或许,他只在下午来此。于是第三天她把跟本埠一家客户洽谈的时间由下午改到晚上。下午,她依然进了“诺亚方舟”,要了一壶茶坐在原先的位置上无所事事地守望着。然而,那人仍没出现,她有些怅然,转而一想,今儿个是礼拜三,没准人家只在礼拜天有空哩,上次不就是礼拜天下午吗?对,那就再等等,她生出了希望。礼拜天总算到了,她不想张扬自己,只着了淡妆,茶坊里人很多,她那张圆桌也坐满了人,叽叽喳喳,东拉西扯地聊着,不止一次地有人想跟她“过电”,逗她交谈,她总不失礼貌地作一个“罢”的手势,她不想参与,有点烦。想换个座位,别的桌子也都满满当当的,今天这是怎么啦,一个个都有病啊,干嘛非要凑在一起?她在心里暗暗骂着。噫,忽然,她兀自一笑,这不把自己也骂进去了吗?可是,自己是有目标的啊。她在百十号人群中搜寻着,目光随意而不动声色,与她此刻的心境迥然有别。服务小姐过来添了一道又一道开水,直到暮色降临,客人陆陆续续地离去,从服务小姐的眼神中,她感到自己已有“霸位”之嫌,她的期待再次落空,不能不走了。嘿,怎么就拎不清?何苦来呢?是想观察此人抑或要跟他认识?……在这个原本不属于自己的城市,在“东方”,她看厌了每天常见的面孔,心中明明失落和痛苦,却要装作没事一样,依旧张扬着开朗外向的个性,这不变得虚伪了吗。她开始不喜欢自己。

生活的内容千篇一律,公司里没有人知道她恋爱过,她一直固

守着那份隐私，人们一直把她看作是快乐的“单身贵族”，因而在失恋前后她的身边总围着形形色色的追慕者，一道喝喝茶，跳跳舞，打打保龄球，甚或“派对”什么的都可以，就是不涉感情，对于男孩子们隐性的试探或直露的“进攻”，她总有办法对付，不失身份，不使对方难堪，得体而适度。失恋之后，她心里多了一道防范，寻着各种理由排拒着来自男性世界的殷勤、讨好和诱惑。于是，“自视清高”，“心有所属”以至“假正经”等流言飞语时不时刮到她耳朵里，她不在乎，无所谓，依然故我。但她不明白的是，怎么有了那个下午，见了一个不相干的甚至没有说上一句话，也没有一次眼神对接的半老男人，自己竟然一连几天心境不宁，岂不是有点怪吗？出了“诺亚方舟”，骑着自行车她脑子里仍在延续这些想法，“噤——”自行车猛地撞在护栏上，人车一起摔在地上，幸好前后有段空距，摔得不重，她爬起来，忙将车子推到马路内侧，定了定神，索性推着走，中断的思路倏又接了上去，啊，对了，那人肯定历练很深，怕是悟透了人生的酸甜苦辣，自己想见他，接近他，不就是想从他那里获得人生的启示吗？这么一想，她释然了。可是，她没这缘分，人跟人相处相交看来要随缘，刻意去寻觅恐怕只能适得其反。我真傻！方毓眉嗔怪着自己，脸上绽放出舒畅的笑靥，她一抬腿跨上车，轻快地骑了起来。

日子一天天没滋没味地过去，还有半个月就是国庆了，按惯例，每年的这个节日，公司都要举办一场文艺晚会，方毓眉自然是不可或缺的，她是舞蹈队的骨干，也曾担任过晚会主持人。舞蹈大多是自编自排的集体舞，也有《春江花月夜》这样高难度的独舞。角儿非方毓眉莫属。她柔美轻盈的舞姿，丰富优雅的舞蹈语汇把张若虚这支经典乐曲，诠释得如诗如画如梦如幻。

今年这个城市的金秋贸易洽谈会，正好在国庆期间举办，据说有三四十家外商出席盛会，其中就有方毓眉他们公司的客户。再有，国家纺织工业总会和外贸部的高层官员也要来此视察，因而公

司领导对这台晚会尤为重视,不仅召集演职人员开会动员,而且预发红包予以激励。

老总杜百川会后又单独对方毓眉说:小方,你的《春江花月夜》可是重点啊,尽管我知道你会不负众望,但为了万无一失,你还得再练练,噢,再练练。这次给公司争面子就全靠你了。你的贡献,我心中有数,公司是不会亏待你的。四十多岁的杜百川喋喋不休,好像就差磕头作揖了。

方毓眉说:杜总,我可没有您想得那么多,我出演说白了是因为我喜欢……不过,您放心,我会尽心尽力的。

杜百川眉开眼笑地说:有你这话,我就放心了。言罢,匆匆离去。

此后,每天晚上和双休日方毓眉全都花在节目排练上了。她不只要排练《春江花月夜》,还得参与一个集体现代舞的演出,角色全是长发女孩,它的主创人也是方毓眉。因而,她比别人要忙得多,可客户跟她的联系并未因此中断,搁在排练场边上的摩托罗拉手机时不时在召唤她。她不得不停下去接,在场督阵的总经理助理舒婕,让她专心致志把手机关了。

关了?假如生意黄了,这损失算谁的?方毓眉顶起真来。在这家公司,员工业务量的多少是直接跟本人的收入挂钩的,她再爱舞蹈,也不至于糊涂到把这层利害关系忘了。

阿眉,舒婕说,杜总交待过,你的损失由公司补,只要你有凭有据,公司自然会实事求是。

什么叫“有凭有据”?方毓眉有点生气,说:失去机会就意味着损失,起码得按公司给我核定的业务指标结算吧!

这没问题,舒婕说,杜总那里我会替你说说话的,给你追加百分之十的超额奖励不就得得了。

方毓眉没再吱声,她知道舒婕跟杜百川不清不白的关系,一般员工都有些吃惧舒婕,可她方毓眉不怕。她冲舒婕说的那些话不

光是为自己，也是替排演场上的其他员工争个说法，争个公道的待遇。

行啊，方毓眉！一个翘鼻子女孩上前搂着她说，也只有你敢碰这个小骚货。女孩说着朝出了大会议厅的舒婕撇了撇嘴，哼，整天咋咋呼呼，指手画脚，有什么了不起？这“助理”还不是用“皮夹子”跟老板换来的……

她粗俗的戏谑把大伙儿全逗笑了，方毓眉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。她笑得前俯后仰，差一点笑岔了气。

好了好了排练吧！一个岁数大一点的女孩招呼道。于是，众人才收敛起笑容忙活开来。

时间也真快，国庆说到就到，杜百川把这场文艺晚会看成是公司所有活动的重中之重，他嫌公司的会议厅设施简陋，特地租下本埠五星级“卡萨布兰卡”的五楼会议厅。国庆头一天，又把演出队伍拉到这里走场子，也算一次彩排，晚会主持人是从市电视台请来的，“东方”的头儿脑儿全部到了，一个个假充大头鬼似的对节目逐一评点一番，然后 OK。方毓眉参与的集体现代舞也顺利通过了，而她的独舞《春江花月夜》则安排在倒数第二个，乐曲袅袅，舞姿婀娜，方毓眉腾挪跳跃，舒缓有致，几乎没有一点瑕疵。但偏在演出最后一个动作的刹那间，她站立不稳摔倒在地，在场的看客和演员全都惊呆了。杜百川快步来到她跟前，见方毓眉面色惨白，冷汗不停地渗了出来。小方，你怎么啦，怎么啦？！杜百川急呼着。显然她病了，并非立足不稳而倒下。他赶忙掏出手机，拨打这家饭店经理的电话，让立即派医生来。其实，医务室就在六楼，少顷，一名医生便拎着药箱赶来，看了看方毓眉的气色，试了试脉，说：低血糖，疲劳过度所致，没大妨碍，先喝点糖开水，再服点药。听了医生的话，杜百川和在场的人这才嘘出一口气。事情到此为止，最后一个节目没有方毓眉的事，按计划彩排后，杜百川让手下人再检查一下各项准备工作情况，即离开了。

谁知第二天上班时却不见方毓眉的面,也没请假。打她手机,关了。销售公司经理夏刚感到蹊跷,遂向老总杜百川汇报。汇报什么呀?杜总发火了,还不到她宿舍去看看,昨晚她倒在舞台上,你没看见?

噢,我这就派人去。夏刚说。

你自己去!杜总叹了口气,她是台柱子,今晚的演出倘若她缺阵,对公司来说是不可弥补的损失,这利害关系难道你不懂?真是榆木疙瘩!

夏刚低着头一声不吭地下了楼,叫上司机直奔方毓眉的宿舍。不见门铃,他只好“笃笃笃”地敲了几下,没有回应,他又改作“嘣嘣嘣”地敲,并伴着呼喊:方毓眉,请开开门,我是老夏,开门呀!叫罢,他侧耳屏气听了听。屋里似有响动,等了会儿,门闪开一条缝,夏刚走了进去,见方毓眉倚在一张旧沙发上,脸膛发红不停地喘息着。

病啦?夏刚伸手按了下她的额头,吃惊地说,啊呀,烧得烫手哩,走,上医院!他靠近窗口招呼等在楼下的司机,小赵,你上来,快!

小赵一到,两人搀扶着方毓眉下了楼,搭车朝附近一家医院开去,途中,夏刚用手机向杜百川作了汇报。等他们赶到医院,杜百川携舒婕正候在门口,舒婕忙着挂了急诊号,医生看后开了处方,让方毓眉到注射室等着。不多时,舒婕从药房取来了退烧药,交给护士打点滴。

护士小姐,输液后高烧能压下去吗?杜百川问道。

应该没问题。护士说。

今晚她有演出任务,输液后能保证不出事吗?夏刚跟着问。

这我可说不准,你们问医生去啊!护士矜持起来。

噢,我们只是有点着急。夏刚又说。

一般来说,这一瓶下去,是可以维持到明天的。倘若明天还发